



当“星星的孩子”被困在孤独的世界,当孤独症家庭在迷茫中艰难前行,总有一束光,愿意穿越漫长岁月,为他们照亮前行的路。广州市少年宫特殊教育部的创办人、广东省廖冰兄人文艺术基金会荣誉会长关小蕾,便是这束光的守护者。从1984年与特殊孩子的偶然相遇,到许下“用一生陪伴特殊孩子”的生命之诺,四十余载春秋流转,她以艺术为桥,以坚守为帆,在孤独症全生涯服务的道路上步履不停。

这篇对话,没有华丽的辞藻,却藏着最动人的坚守与温暖。我们得以倾听关小蕾与孤独症群体的故事,看见艺术如何成为特殊孩子的“第二语言”,见证“璞育”工作室为成年孤独症群体搭建就业支点,感受“妈妈艺术家计划”让爱与勇气双向奔赴。从幼年康复启蒙到成年就业支持,从孩子成长赋能到为家庭困境纾解,她用一生的实践,诠释着2026年世界孤独症日“提质全生涯服务供给,聚焦孤独症家庭支持与成年服务”的核心内涵。

◀3月29日,“里面有人——周皓+60疗育艺术展”在中山大学开幕

## 坚守42年, 守护孤独症每一段生命旅程

——对话广州市少年宫特殊教育部创办人关小蕾

■本报记者 黄俊娴

### 一场生命之诺,开启42年公益路

**记者:**关老师,您深耕特殊儿童艺术公益四十余年,最初是什么契机让您走上这条道路?这份坚持背后,藏着怎样的故事?

**关小蕾:**我的公益之路,始于一场生命的期许与承诺。早在1984年,我便接触到了伴有孤独症倾向的特殊孩子阿璞,那时社会对孤独症的认知几乎空白,我们只能将其归为智力迟缓。而真正让我下定决心深耕这份事业的,同时与我自己的女儿有关——她出生时遭遇重度窒息,并发颅内出血、肺炎、病理性黄疸,医生几乎判定她长大后智力受损。那段日子,我四处求医、彻夜难眠,在医院看到许多和我一样无助的家长,也目睹了各类特殊孩子的困境,我曾向上天许愿,若女儿能平安康复,我使用一生陪伴特殊孩子。

万幸的是,在早期干预下,女儿四岁时各项指标恢复正常,而适逢我为阿璞出版他的画册《无音之乐》,我也兑现了承诺,从此与特殊儿童艺术公益结下不解之缘。1998年,我在广州市少年宫牵头创办全国首个免费的“特殊儿童美术实验班”,最初仅招收了20名左右的特殊孩子,其中有孤独症、唐氏综合征、脑瘫等不同类型,如今几十年过去,广州市少年宫每年为特殊孩子提供的免费学位已达两三千个,看着那些曾经懵懂无助的孩子慢慢成长,我便觉得所有的坚持都有意义。从1984年到2026年,四十余年的时光,看似漫长,却更像是一场温柔的奔赴,是生命与生命的相互滋养。

### 以艺术为窗,解锁特殊孩子的表达与成长

**记者:**您常说“艺术是特殊儿童融合世界的捷径”,结合您的实践,艺术对孤独症孩子而言,究竟意味着什么?在艺术启蒙过程中,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孩子?

**关小蕾:**对孤独症孩子来说,社交障碍是他们融入世界的最大阻碍,很多孩子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情绪与想法,而艺术,就是他们的“第二语言”——它无需言语,无需刻意迎合,孩子们可以通过画笔、色彩,将内心的孤独、欢喜、思念都倾泻出来,这是其他干预方式难以替代的。很多人说孤独症孩子是“星星

的孩子”,都自带天赋,这其实是一种误解,真正有突出艺术天赋的孩子凤毛麟角,但艺术能给每个孩子带来改变,这种改变或许是潜移默化的,却足以照亮他们的人生。

韦一哲就是这样一个特例,他不仅画画极具风格,还会弹钢琴、吉他、双排键,甚至能作曲,这离不开我们在少年宫的引导,更离不开他母亲不离不弃的陪伴。但更多的孩子,是在艺术中慢慢找到自我、突破自我。比如倪卓君,她十四五岁来学画画时,只能说单个字,沉默寡言、不善交流,偶然间一句“我想画画”,仿佛打开了她内心的一扇窗。那时她家的小狗离世,她便一遍又一遍地画狗,累计画了上千只,在画笔的勾勒中,她的语言被慢慢激发,情绪也变得平和。如今的她,不仅能流畅交流,还能跑马拉松、在超市就业,甚至成为中国残奥理事会理事,活成了自己的光。

还有一个叫王皓的孩子,四五岁时就来参加“美术实验班”,他外表看起来和普通孩子别无二致,实则孤独症症状很严重,整天不停奔跑,难以控制自己的行为。他的妈妈一开始无法接受现实,觉得自己的孩子和其他特殊孩子不一样,曾一度放弃陪伴他来学习,后来在挣扎与痛苦中慢慢接纳,坚持让他通过画画平复情绪。去年我们为他举办了画展“世界为简单的坚持而感动”,志愿者们在他60平方的小家里,数出了23000多张画作——画画不仅让他学会了辨识人与动物,更让他找到了平复情绪的方式,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中,完成了自我救赎。

### 让艺术成为成年特殊群体的就业支点

**记者:**2026年世界孤独症日主题强调“全生涯服务”,其中成年孤独症群体的就业是重点难点。基金会旗下的“璞育”特殊艺术家工作室,采用“培养—产—推广”模式,这份探索是如何开启的?目前取得了哪些成效?

**关小蕾:**90年代,我们关注的孤独症孩子大多是七八岁的小孩,如今几十年过去,他们中最大的已经38岁,已然步入青壮年。这些孩子长大成人后,面临着就业、独立生活、父母衰老后的养老等一系列问题,这也是今年世界孤独症日主题聚焦成年服务的核心原因——他们不该被社会遗忘,更应有实现自我价值

的机会。

这份探索,源于20多年前的一次国际交流。当时我们在广东美术馆,与参与“广州—法兰克福友好城市特殊群体展览”的朋友交流,得知那些成年特殊人士的作品,在市场上最高能卖到四五万欧元,这让我眼前一亮:艺术不仅有疗愈和社会倡导的作用,或许还能成为他们就业的支点。后来赴美考察,我看到当地有公益机构开设的工作室和画廊,为成年特殊人士提供创作空间、专业指导和作品推广,形成了“导师+经纪人”的良性模式。那一刻我便萌生一个美好愿景:希望为中国的成年孤独症群体搭建这样的平台。

退休后,我加入广东省廖冰兄人文艺术基金会,致力推动“璞育”特殊艺术家工作室的建设,衔接孤独症青少年的艺术培育、社会倡导与成年就业。我们为成年孤独症学员提供专业的艺术技能培训,根据他们的特长定制创作方向,再通过联动社区、大学和企业等,举办展览、开展拍卖等方式,链接社会资源,创造展示与变现的机会,让作品被看见、被认可、被收藏。

(下转第3版)



正在画画的韦一哲



画画的倪卓君



倪卓君画的狗被“三七互娱”游戏公司收藏